

■散文

# 此心安处是南坝

□张新元

“快来搭把手，就等着吃呢吗？”母亲的声音从院子里漾开，裹着丰收的喜悦，淌进耳中。她和她的围裙、菜篮，已被紫茄、青椒、扁豆、西红柿塞得满满当当，再也容不下一分富足。

小院的菜畦热闹得很，各色蔬菜参差重叠，婀娜多姿，清芬馥郁。我忽然想起供销社前那些结伴成群的村里女人，笑得像透亮火红的西红柿，那饱满的生机，让人从眼里一直酸到心底。村头坡顶上大公鸟昂首高歌时，母亲从厨房端出热腾腾的小米粥。油光点点的米花里，藏着南坝的一帧帧画面。

守着这般光景，早已不在意城里的同事朋友如何定义我。父亲常说：“乡里的庄子，才是我们的家。城里的，不过是间‘房子’。”诚然，这“房子”离南坝的家不到五十公里，如今有了车与高速公路，往返便如串门般轻易。每周若能回南坝的老床上睡上一觉，便觉能“补补钙”“醒醒脑”，否则，这一周的日子都好似缺了根基，难以熬过。

我的根，便深扎在祁连山北坡的褶皱里。南坝便在那儿，一字排开，卧在浅丘温柔的臂弯中。乡里父老的日子，过得如同村头

那条小溪，水流得缓，却自有它不紧不慢的节奏。这些年来，周边的红山窑、焦家庄、六坝都纷纷改成了“镇”，唯独南坝，还固执地守着“乡”的名号。县里人说改成镇“洋气”，可有远见的老人却摇头：“得把乡土气留住。”我的父亲，当年便是举双手赞同的一员。

今年八十岁的父亲，耳聪目明，每日看报、刷微信、写点东西，精神十足。去年夏天，他竟开始用手机写回忆录，至今已攒下三十多个片段。父亲生于1945年，十岁成了孤儿，在哥嫂的拉扯下勉强读了四年书，后来在村上、乡里做文书，竟也磨出了一点文字功底。他的回忆录零碎，却朴实得像南坝滩上的石头，棱角分明。他笔下的南坝，早先是不怎么“美”的，甚至浸透着贫瘠的苦味。

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的云庄庙会，是南坝乡的大事。小时候，父亲总爱在这天带我进山。那山势高峻，脚步如灌了铅，一路山重水复，峰回路转。待走入深处，但见山松蔽日，翠色沾衣；山腰以下，清泉如诉。及至峰顶突兀处，流云神逸，瑞气氤氲，恍然间如登仙境。

父亲总说：“南坝往日，是真穷。”土地贫瘠，十年九旱，祖辈栖居在祁连山边缘，每逢天阴，家家户户都提心吊胆。幸而新时代的春风渡了玉门关，一项搬迁避让的工程落地生根，五个村庄、三百多户人家，终于迁离了险地，安顿于平川。

希望的种子，在2019年的春天破土。父亲带着村民，在那片昔日的荒滩上种下了第一棵树。六年光阴荏苒，伴随着“绿水青山”的呼唤，山坡上建起了蓄水池，地下敷设了输水管网。市县的干部们每逢假期便登坡上山，种下一株株山楂、樟子松、梨树、云杉的“小苗苗”。这些生命的幼芽也争气，将根须深深扎进故土，在寒风中默默积蓄，年年岁岁，竟在祁连山脚下连成了一道郁郁葱葱的屏障，由一抹绿，染成了一片林。

今年仲夏，金昌市作家协会的采风组走进了这块荣获“全国生态乡镇”牌匾的土地。但见雪线之下，白云出岫，黛青色的祁连山脉绵延至天际，新生的林带由远及近，深深浅浅地铺展。鸟群不时从林中惊起，留下一串清脆，划破山间的静谧。夏末秋初，山楂果褪去

青涩，变得丰满滚圆，鲜红如唇。

在这里，时光恢复了它最古朴的刻度。睡到自然醒，芳草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。晨露凝着清寒，太阳从东山顶上泼洒下来，屋舍俨然，开门便是紫气东来。南坝的全部乡情，就藏在这山林深处、云庄秘境，藏在一畦菜园的青绿里，守着代代人的乡愁。

我回家的路，从金昌市区到南坝乡政府，不多不少，正好五十公里。这条路，正是当年母亲送我去市里读书时，一步一步走过的。如今即便有了坦荡的高速，我仍偏爱这条老路——路旁的山峦、沟渠、滩涂、草甸，那些一岁一枯荣的野草，模样大抵依旧；田鼠、旱獭、青蛙，都算是老相识了。

这条路，像一根坚韧的脐带，连接着我的过去与现在，城市与乡村。南坝的泥土气息，南坝的晨露夕照，南坝的亲人与往事，都在这条路上静静地流淌、回荡。如今，当我站在城市高楼的窗前，向南眺望，总能看到祁连山那淡淡的，如父亲背影般的轮廓。我知道，无论走多远，那条路永远在脚下延伸，那个家，永远亮着温暖的灯火，等待游子的归航。

## 时光印记

□赵慧芳

物件从不说话，却蓄满了时光的痕迹。

搬家时，我换上新床垫，将三条从老家带来的旧毛毡丢在垃圾桶旁。两块大的边缘蛀蚀，唯有一条小的，虽泛灰旧，却仍紧实光滑。

午后路过，大毡已被人拾去，只剩那条小毛毡蜷在角落，灰扑扑的，像无人认领的孩子。我的心蓦地一疼——关于它的记忆顷刻涌来。我俯身，重新将它抱起。

洗净之后，才看清它的容貌：白色羊毛擀成，宽约一米，长两米，一头嵌有十字型的“富邛莲花”纹样，另一头连着一个双层口袋。在什么也没有的年代，它就是许多人的温家乡。

这条毡最初属于我的小姑娘。她自幼丧父，奶奶格外疼她。七十年代，姑姑十八岁，随生产队“出外”劳动，铺盖仅是一块旧帆布裹着的薄褥破被。奶奶每送她出门，总暗自垂泪。

从那时起，奶奶开始四处拾羊毛：栅栏上、草丛里，甚至低声下气向放羊的远亲讨要。

后来，做毡匠的叔祖父心疼侄女，悄悄添补了些队里的羊毛，终于为姑姑制成这条脚蹬毡。

再见姑姑扛起铺盖出门，裹毡整齐，步伐轻快。奶奶站在车后，第一次没有哭。

它陪姑姑走过整个青春，住过

窑洞、地窝子、飘摇的帐篷。它记得她手心的茧、脚底的血泡，记得她吃不饱的饿和睡不暖的冷，也记得她帮人时的笑。

姑姑出嫁后，毛毡被奶奶收起，叠放在墙角。那里有炕火的气味，也有一个母亲的牵挂。

1985年春，我去乡中学任教。学校要求住校，母亲为我备好被褥，奶奶默默取出这条毡，塞进我的行囊。

我就成了它的第二任主人。土坯宿舍，夏漏雨、冬透风，一条毛毡垫在硌人的板床上，陪我度过数不清的寒夜与清晨。年轻时没觉得苦，反因有一方自己的小天地而幸福。它见证过我伏案备课的灯影，也听过我和学生们的笑语。

后来几次搬家，许多旧物都已散失，唯这毛毡，我始终带着。

它后来又垫上女儿的小床，虽已不再保暖，却像一位沉默的旧友，陪她长大。

如今，它静卧于我的柜中。色泽愈旧，记忆愈澄。

它不说话，却什么都记得。记得奶奶拾羊毛的蹒跚，记得姑姑年少的劳碌，记得我初为人师的日夜，记得这个家如何一步步，从不易中走来。

有些旧物，早已不是物，而是一枚时光的印记。压在箱底，却烙在心上。每一次触摸，都是对岁月的一次温柔回望。

## 听秋

□胡忠喜

习惯了从树顶筛下来的蝉鸣伴着星星点点的绿荫，习惯了池塘边此起彼伏的蛙声送来晚风阵阵，不知不觉间夏日的喧嚣逐渐趋于平静，好似少年一个转身眼中就已有沧桑。

对于秋天，人们似乎有着精微到毫厘的敏锐，却又保持着十足的钝感。感受到一缕凉意时，人们总爱一边摩挲着胳膊，一边不可思议地感慨道：“天一下子就凉了啊。”

其实，秋天到底从何时走进了人间，只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轻快的跫音。好比一场盛大的交响乐，当一些音符越来越弱而新的乐器开始嗶嗶轰轰地响起，一个全新的乐章也即将开始。而开启新篇章的声音就是蟋蟀们“窸窸窣窣”的叫声。

不同于蝉鸣高高地挂在树上，蟋蟀的叫声仿佛就停在我们脚边。有时它们胆子很大，从麦田里、草丛中爬到大街上，跳到庭院中，因此捉蟋蟀也就成了很多人童年时期清凉记忆的开始。趁着夜色尚好，院子中坐满了看露天电影、乘凉或聊天的人们，孩子们时而追逐打闹，时而蹲在地上扇纸卡、捉蛴螬，每个人都在尽

情享受着清凉的慰藉。在早秋的夜晚，蟋蟀声首先拉开了序曲，而人们的喧闹声则逐渐将乐曲引向高潮。

随着白露到来秋意渐浓，那些被日头烤得通红的树叶好似被置于冷水中淬炼，叶柄突然变得脆弱了起来，即使很轻的风也能将它们吹落。最开始的落叶几乎没有声响，随着枝叶逐渐干枯，更多的秋叶纷纷飘落，发出“沙沙——沙沙——”的响声。

若想让秋天再冷一些，往往需要一场雨。秋雨绵绵的夜晚似乎就该窝在房间里看书、写信、思念，让一个人琢磨的内心里归于平静。

第一场秋雨，最开始的几声“滴答”通常混合在风卷落叶声中，直到雨点越来越密，风声越来越紧，冰凉的水汽带着一丝寒意从窗缝中挤进屋来。

一转眼，风声开始成为秋季的主旋律，秋天正以它丰富多变的声线，引领人们展开对自然的深刻思考。如果您愿意，不妨闭上眼，循着秋的声音去感悟四季更迭的奥妙，让自然之声回响，共鸣。



金星

第1183期

工笔牡丹(国画)  
陈沛作

■小小说

## 表里人生

□刘英华

“叮咚、叮咚——”微信提示音划破夜的寂静。刘玫刚下晚班，进门换鞋、挂衣，几乎是一气呵成。她窝进沙发，点开手机，两条消息跃入眼帘：“这个月才卖七千六？工资不够发？”

“是真卖不出去，还是私下收款、账外经营？”是张经理。销售报表刚传上去，质问便尾随而来。刘玫盯着屏幕，胸口发闷。销售低迷不是一两天，但“账外经营”四字，像针扎在尊严上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指尖轻敲：

“我从未私收一分钱，欢迎随时调查。”她是这家商场手表专柜的店长，五月调岗而来。彼时渐入盛夏，男士短袖露腕，手表销售勉强能过得去。如今寒风乍起，衣袖遮腕，谁还愿为“看时间”撸袖子？人人有手机，时间随处可见。

柜台里，罗西尼、精铁时、浪琴、天梭……一排排排光下的金属宠物，沉默地躺着，像被时代遗忘的守夜人。刘玫试过突围：拍抖音、发朋友圈、点对点私聊，甚至讲品牌史、讲机芯工艺，点赞者众，到店者寡。她望着锃亮的表盘，仿佛听见时间滴答，却无人倾听。

她想起父辈的年代。手表是婚嫁“三大件”之一，与自行车、缝纫机并列，象征体面与现代化。如今，自行车被电动车取代，缝纫机进了博物馆，而手表，也正被智能手环、手机逐步替代。

时代滚滚，谁之过？

她也曾抱怨：为何经理不反思品类结构，只追问销量？可转念一想，这不过是浪潮中的一粒沙。传统手表的式微，不是谁的错，是时代悄悄转了身。

那晚，她没再推销功能，而是录了一支视频，题为《时间与记忆》：

“这块机械表，是我爸送我的十八岁生日礼物。它陪我走过高考、走进大学、踏入职场。它走得慢，却从不回头。它不会提醒你少数，却记得你每一次心跳。”

视频发出，评论区涌来许多故事：有人晒出父亲留下的老上海牌，有人怀念第一块塑料电子表，还有人拍下爷爷修表的小铺。那一刻，刘玫明白：手表不只是计时工具，它是岁月的容器，是情感的锚点。

第二天，她早早来到柜台，擦拭每一枚表，像抚摸一段段沉默的时光。她对第一位进店的顾客说：“挑一块表，不是为看时间，是为记住时间。”

那天，她卖出两块表，不多，却足以让她微笑。窗外，商场大屏正播放智能手表广告：测心率、连蓝牙、支付、导航……科技闪耀，未来已来。而她守着这一方柜台，像守着一座小小的旧时光博物馆。

她知道，传统手表终不会消失，它只是从必需品，变成礼物，变成仪式，变成“我愿意为你慢下来”的承诺。刘玫站在柜台后，目光温柔。她不再焦虑销量，而是专注讲好每一块表的故事。她相信，只要有人愿意听，时间就不会真正沉默。

■诗歌

## 红山窑的陶

□戈舟

禹支山将影子沉入水流  
淘洗出红山窑的陶土  
那些被揉捏的春秋  
在窑火中凝结成釉

民国时的烟仍绕在梁间  
三铺五窑的印记  
烙在红山窑人的血脉里  
每个字都滚烫如初

窑匠的掌纹比陶土更深  
却能托起月亮的圆满  
当他们说起昔年光景  
眼底便重燃灼灼火光

那些层叠的陶瓮  
是大地掏出的肺腑  
盛过烈酒，盛过谷粒  
盛过整个镇子的呼吸

如今窑口渐凉  
骨血里的火却未熄  
老人摩挲着残损的陶片  
像抚摸未冷的往事

禹支山静默伫立  
看陶土的精魂  
在岁月里渐渐凝固  
化作比岩石更坚硬的乡愁

## 大地回响

□崔鸿伟

金浪在田野涌动  
稻穗低语，卷起千层风  
瓜果垂坠，甜香漫过阡陌纵横  
千年根脉，于秋阳下舒展从容  
——丰收的季节醒了  
土地的心跳  
如此温热而深沉

汗水渗入每寸土壤  
智慧如星，点亮晨昏的垄沟  
科技悄然催发新绿  
强农的梦在机械轰鸣中拔节生长  
啊，那一次次弯腰的背影  
织就了金秋最厚重的画卷

从河西走廊的麦浪  
到黄土高坡的谷香  
黄河岸边  
欢歌轻摇，驱散暮色  
镜头定格张张欢颜——  
一帧帧，是奋斗的史诗  
乡村振兴的脉搏  
在时代的光影里激荡

致敬吧  
生生不息的耕耘者  
你们用双手托起中国的粮仓  
现代化的足音震响田埂  
宜居的乡野，和美如初升的朝阳  
土地啊，永远饱含希望  
在秋风里，我们听见未来的回响

## 檐下的红与黄

□鹿步高

辣椒串在屋檐下，色彩比火更烈  
每一个褶皱里，都藏着秋天的阳光

玉米棒静静垂着  
像时光织就的金色流苏  
风一吹，晃出细碎的响  
是田垄里没唱完的歌

柿子挂在梢头，把青气褪成橙黄  
像盏盏小灯笼，照着屋檐下的空寂

这些红，这些黄  
不是随意的泼洒  
是土地把一年的力气  
拧成了檐下的诗行

它们静静挂着  
看日头往南移，看昼夜平分  
丰收，正把日子腌得越来越香